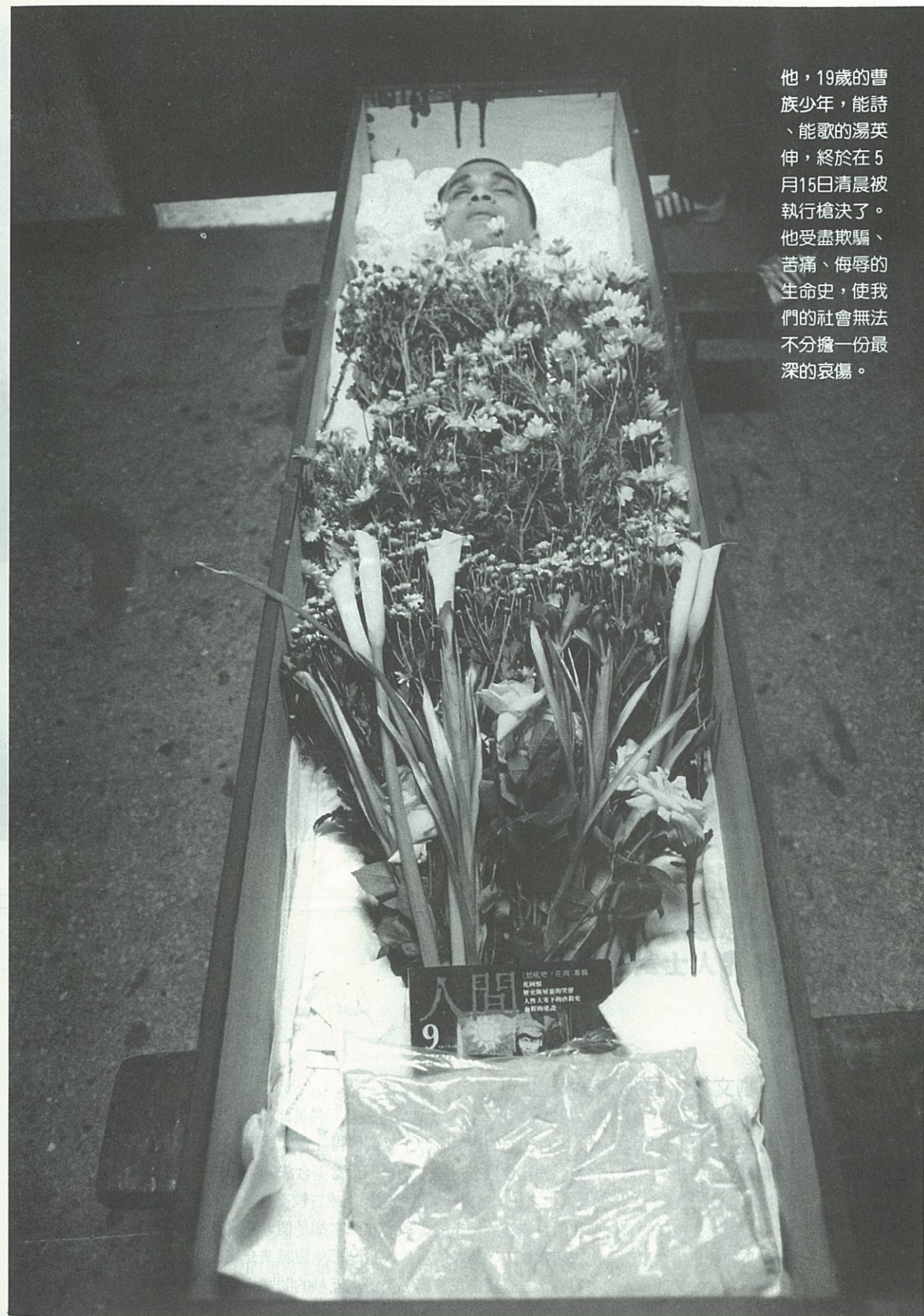


我把痛苦 獻給您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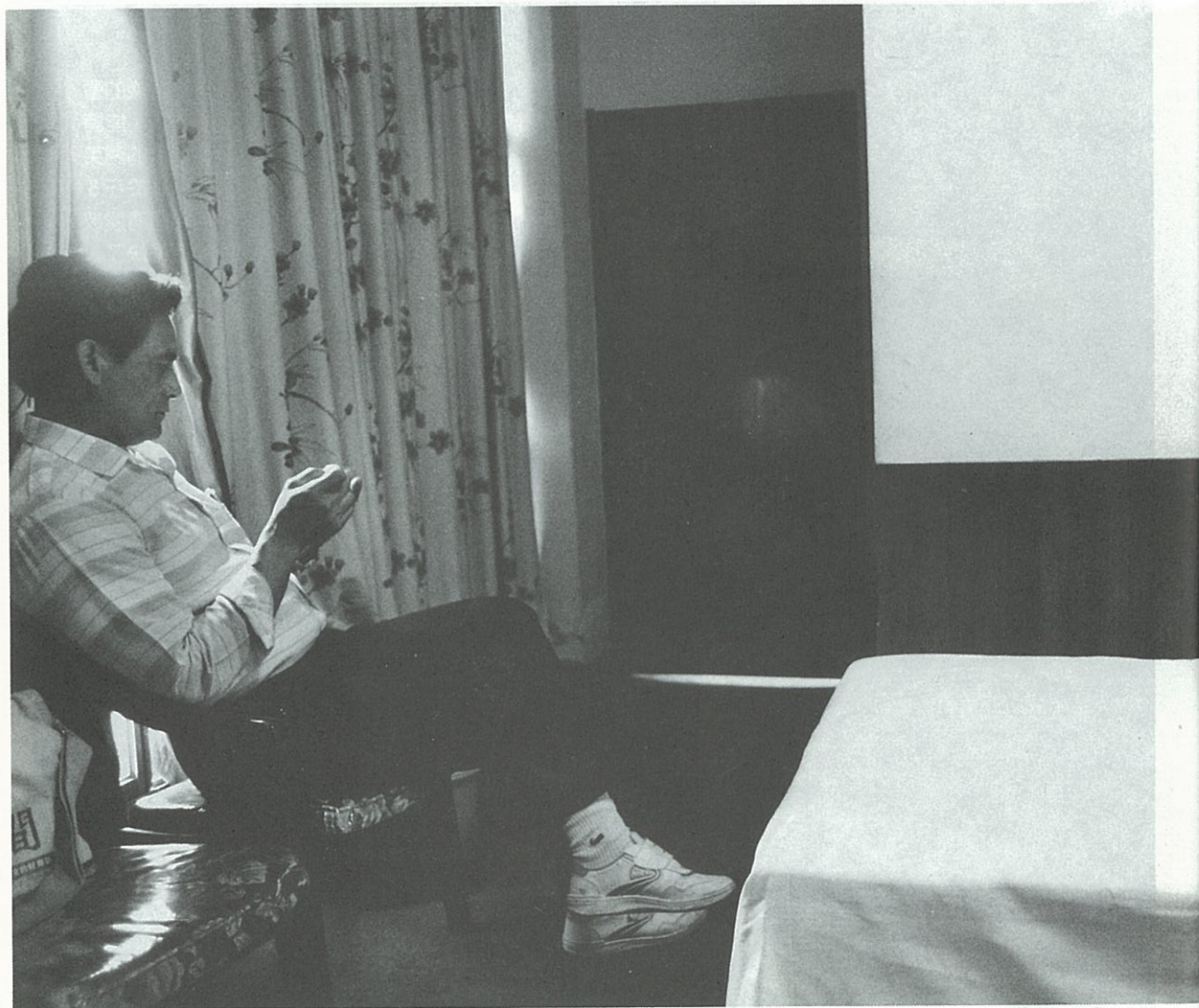
湯英伸救援行動始末

我感覺到這個世界是這樣地黑暗
可是太陽已經下山了
遮住正義的臉
使我看不見那雙黑暗的手
在這孤寂的夜裏
我的淚水淋淋
乃是因為我聽到同胞的哭泣
親愛的，告訴我
到底是誰帶來這麼多的苦難？
同胞，讓我們一起
用我們的血汗
告訴他們：
請你拿開那雙遮住陽光的手
分給我們一絲溫暖
用我們的血汗
換來明天
也換來掛在孩子臉上的春天
——排灣族詩人·莫那能

攝影■李文吉
撰文■官鴻志



他，19歲的曹族少年，能詩、能歌的湯英伸，終於在5月15日清晨被執行槍決了。他受盡欺騙、苦痛、侮辱的生命史，使我們的社會無法不分擔一份最深的哀傷。



在台北南國飯店苦守5天的湯保富，正凝視著愛兒英伸的聖體十字架。

深思悲劇 各界人士對湯案的看法

劉文雄（原權會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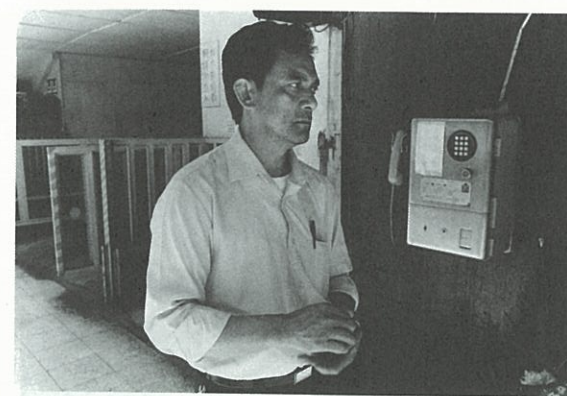
站在原住民的立場，個人認為不能以「事實、結果」去審判湯英伸的事件。畢竟，湯案不是單純的殺人案件，它的背後牽涉了二個值得社會大眾反省的問題。一是社會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裡有一些人是以不正當不合法的方法去換取金錢，職業介紹所便是其中之一，這對一般的多數民族或許較不易上當，可是對剛從純樸的家鄉前往舉目無親的都市的少數民族而言卻是個大陷阱，湯英伸就是這樣被送到洗衣店當奴工，雞奴的發生不也是那些假職業介紹行販賣之實的某些漢人的劣行嗎？二是優勢民族與弱勢民族互動的問題。學校



整整的一年，我5次上山到特富野採訪。編輯部也再三地督促，有關湯英伸的牢獄生活和審判結果，必須持續地追蹤報導。我們所持的理由，在於即便是站在弱小者的立場去作報導記錄，人的關愛，也常常會失去耐性、經不起時間上的考驗。以及，任何採訪報導的人事題材，皆是活生生的人的問題，而不再是文化市場上的商品而已。這種工作哲學，當然是莫大的精神負擔，卻指導我嚐到了另一種記者生涯的滋味。

這一年，我收到了許多讀者來信。他們熱切地討論湯英伸殺人犯罪的社會因素。但總的來說，讀者最關心湯英伸目前怎麼樣？也有人提出警告：「世吉職業介紹所又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怎麼辦？會不會再度犧牲第二個湯英伸？」

許多問題，都是我無法答覆的。一樁殺人命案，它的背後隱含著欺騙、壓榨和侮辱，至少可以讓我們去再三省思，從而在罪惡的苦果中提煉出有益於社會進步的養料，讓一切受到欺騙、壓榨和侮辱的人，重新獲得釋放。何況，罪惡也是可以赦免的，那必須依靠我們社會的



正義結構因為湯英伸殺害了三條人命，而深有戒惕，不再漠視著人吃人的社會毒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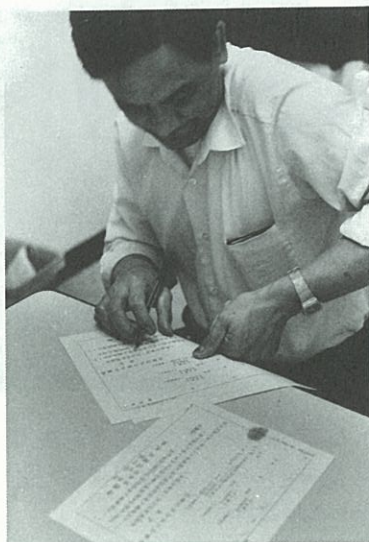
今年4月初，英伸的母親曾經告訴我：「劉律師已經來電話通知。要我們儘量抽空到土城看守所去看英伸。因為，來日恐怕無多了！」她只是想勸服我一個事實，法院並不肯採納英伸的自首行為。

4月中旬，湯保富夫婦請假到台北土城看守所，我和李文吉在山上看家。回家時，湯伯伯說：「英伸已經寫完了第二刀稿紙。他在牢裡寫小說……。」我問小說題材是什麼？湯伯伯楞了一眼，沈默地笑了。整整的一年，我從未真正地觸摸到湯伯伯內在心靈的悵痛，他一直掩

湯保富說：「我不得不為彭家苦主的哀痛著想……。」

和社會教育的結果使優勢民族普遍有大漢沙文的本位主義觀念，他們心目中的原住民族是千遍一律的刻板印象：酗酒、獵首、懶惰、野蠻、鯨面獠牙……等，而身為原住民族在這種環境下，造成自卑、自棄的現象，湯案就是在一個漢人的惡言、脅迫及一個原住民深感被歧視、被壓迫的情況下發生的慘劇。如果今天槍決了湯小弟，而仍無法讓大家面對社會的原罪，那麼第二、第三……個湯英伸會繼續發生，因此，我們關注的不僅是湯小弟會不會真的被槍決，更重要的是希望藉著湯案，能引起社會大眾關心、多了解原住民族在目前的社會變遷裡所面臨的困境。

5月12日，下午3點20分，湯保富為愛兒英伸的「遺體捐贈同意書」，捺下手印。



飾著。每天，從鄉公所下班回家，他第一件差事就是鑽進廚房裡做飯，湯伯母撐著柺杖在庭內打掃落葉。這個家，一直過得很平靜，卻抹不去一層悲鬱。我也知道，英伸的雙腳和手，被鐵鍊和手銬磨破了好幾次，長出了一圈厚厚的繭。

「他已經磨破了五床被子，」湯伯母說：「放風時，英伸只能站在地上投籃……。」

5月11日上午，我在家裡看書，心中還惦記著要去台灣大學採訪「自由之愛學生運動」。突然，門外

一陣鈴響。雜誌社同事范振國跑上樓，他說：「湯英伸死刑定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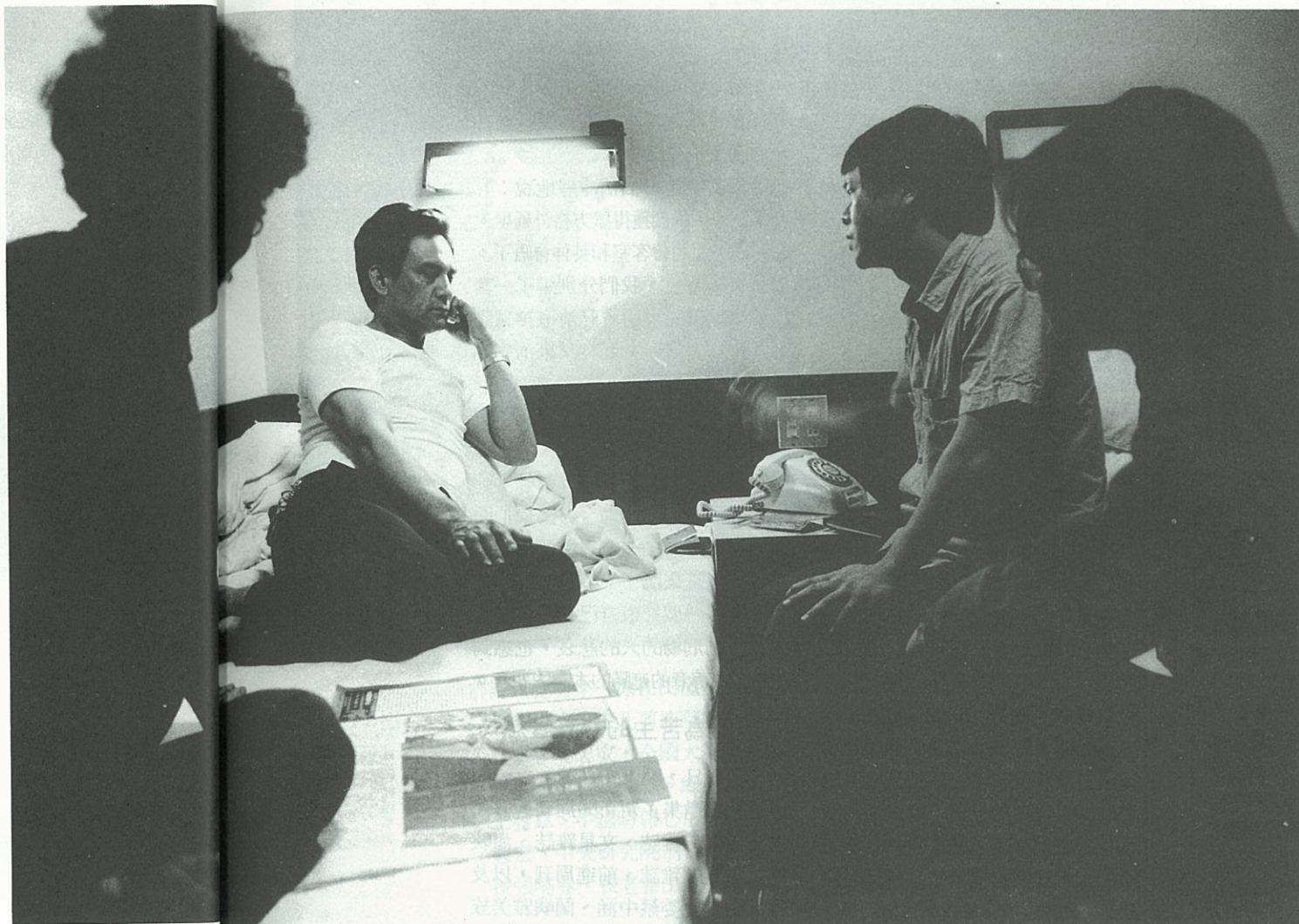
騎車到辦公室，我的眼眶已經溜轉著淚水。我不肯相信這是事實。我最先想到湯伯母的苦絕遭遇。7年前，她重摔跌落山谷而半身麻木。三十餘年前，她的父親汪清山在土城看守所因為政治事件被槍決。如今，一顆子彈又即將劃破她默忍悲泣的胸膛。

這幾天，我窩在家裡寫稿子，足不出戶，卻讓我成了雜誌社中最後一個知道消息的人。從昨日起，許多同事已經開始分頭去奔走，為英伸請命。

在辦公室向各地聯絡消息，並打電話回到特富野。

「我也不知道。舅舅、舅媽和玉董都一聲不響地趕去台北。聽說，高神父和馬神父也都趕去了！」英伸的表姐汪雪梅在電話的那一頭這樣說。

我內心起了一陣不詳的感覺。我也知道，湯伯伯不會去驚動任何人。自從英伸出了事，他始終心懷慚愧；也始終沒有忘記，這已經是全體曹族人內心的哀痛。現在，他想獨自去辦理兒子的喪事。三十餘年



王杏慶（評論家）

從法律的觀點，湯英伸殺人，已犯下了不可寬恕的錯誤。事實上，湯英伸並沒有寬恕他自己的錯誤。但是，更深刻來看這件事，那實在是人類的悲劇，是我們要長期關照、共同在社會實踐中去試圖化解的悲劇。我希望大家用襟懷的心情來看待這個有待我們更深思、更反省的悲劇。

江春男（評論家）

不論這個案件的過程是如何，就「死刑」來說，我們覺得應該有值得再探討的餘地，尤其是對這樣充滿爭議性的案件，輕易宣判「死刑」對社會教育將導致反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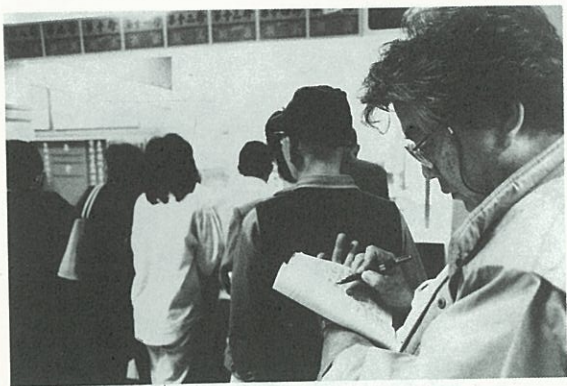
林惺嶽（藝術家）

慘殺三條人命的兇手，被正法了。千夫齊指、罪該萬死之際，有沒有人想到，多少無形的手參與這件兇殺——把一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逼到暴戾的深淵，也逼到了槍口下。槍下留人！讓大家想一想整個社會的責任！



湯英伸的死刑執行，初步暫時延緩下來了。董良駿律師、陳映真、高英輝神父和湯保富等人，正密切討論著後續的法律行動。

5月14日深夜2點，湯英伸受刑槍決的前夕。邱晨、明立國和胡金山陪同湯保富渡過了漫長的一夜。他們為著湯英伸的生命祈禱……。



「槍聲終於響了！」，本刊發行人陳映真站在台大醫院的門診掛號處，一邊排隊等候，一邊看著湯英伸和彭家苦主的募款廣告，起草疾書。

(攝影■鍾俊陞)

前，他已經默忍了這一切，他的叔叔湯守仁也是因為政治事件在土城看守所被槍決。這相隔三十餘年的兩聲槍響，愈來愈逼近，重疊了。

發行人陳映真提前結束哲學博士王浩先生的訪問，趕回到辦公室。下午3點半，我從南國飯店被召回社內開會。在飯店小客廳，我足足守候三個鐘頭，並沒有等到湯伯伯一家人，而一切請命行動又必須請示湯伯伯作主。

王菲林、范振國和陳映真都分別提出最新狀況的報告和意見。但他們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主觀上我認定這不可能是事實。「如果這個大前提沒有搞清楚，一切討論都是空的！」我這樣說。這個幻想，

使我掉入嚴重錯誤的盲點，不能自拔。

5點20分，湯伯伯終於聯絡上了。高神父也搖電話來，表示願意參加今天晚上的聚會。

晚飯當中，湯伯伯冷靜地說：「今天上午，我們獲得獄方格外通融，在一間小型的會客室和英伸會晤了。為了不動聲色，我們分別編了一套全體來探望的理由。莊清廉神父到台北來探望母親。高神父來治病，正好大家湊在一起……。」

他又說，英伸似乎已經看到了被獄方挖空的一則新聞。坐牢的死囚最駭怕看的，就是「挖天窗」。「英伸的臉色有些悸動」，湯伯伯回憶地說：「他抽泣，猜測死刑槍決的日子果真來臨了。」我在一旁聽著。覺得一個知道自己在幾天內就要被押到刑場的人的悲哀，也感到這種至為善意的遮瞞的本身的悲哀。

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5月11日，晚上7點鐘。

編輯部邀集了新新聞周刊，當代雜誌、南方雜誌、文星雜誌、海峽雜誌、遠望雜誌、前進周刊，以及平地山胞立委蔡中涵、蘭嶼雅美族

李鴻禧(台大教授)

湯英伸在很多社會名流賢達籲請「槍下留人」後，仍依三審定讞而執行槍決。我哭泣了，為被害的一家三口、為湯英伸、為台灣的全體原住民，為整個台灣的人心。

不過，一陣傷心之餘，我思索良久，想得很多，祇覺愈想愈感淒涼、無奈，也愈想愈感駭人、可怖。人類組織社會、建立國家；原非「為社會而社會、為國家而國家」，而是一群人為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權，包括自由權、生存權、財產權、社會福利權等，纔來訂定「社會契約」，組織社會、建立國家；為這社會、國家納稅、當兵、接受其統治。國家以及代表國家的政府，因而，必須以憲法為基礎，實施民主政治、保障基本人權。在台灣，政府也不斷地強調繁榮經濟、倡行社會福利。然而，為外匯存底而煩惱、為國民平均所得高達四千美元而誇耀的台灣，為什麼仍有一天工作十七小時、工資祇二百元



詩人施努來、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會長劉文雄、旅北曹族聯誼會幹部汪立華、蒲忠成，全國大專院校山地學生會會長趙貴忠、綠色錄影小組王智章、中國時報心岱、聯合報楊憲宏、中央研究院胡台麗、台大教授張曉春、長老會山地勞工福音之

家陳秀惠和江秀英等20餘人，聚集在民歌手邱晨的家中，共同商議最後拯救湯英伸的辦法。

我們想到由山地九族代表、山地知青代表、台灣學術界、宗教界和文化界人士，分別聯名發出請求格外再議湯英伸案，緊急延緩執行的

「子彈打進去，痛嗎？」湯保富說。莊神父、馬神父、記者和長庚醫院醫師都紛紛趕到了市立第一殯儀館。

台幣的「奴工」？為什麼受大專教育的原住民願意接受？為什麼祇因母觸車禍，就使湯家家貧難以為繼，必須湯英伸休學來做「工奴」？為什麼跟湯英伸一樣的原住民，都得被逼擠到礦場、漁船、妓女戶及其他社會最黑暗艱困的世界？我們「文化」動輒談仁義、講忠恕，為什麼平地人把原住民排擠到山地、稱他們為「山地」「同胞」，而又不以「同胞」相待？為什麼不把「山地」所有政府機關、公私營事業，完全交還原住民任職或營運？為什麼平地人那樣喪失人性地蹂躪原住民幼女？為什麼平地人那麼殘酷無情地役使原住民工人？這是什麼談禮義廉恥、仁愛忠恕的民族？

除非您已麻木不仁，否則是該因「湯案」而深省、而思索了。

電報給蔣經國總統。這是因為，不論如何，法律途徑已經走完了，而唯一能槍下留人的機會，是總統的決定。我們當下分別草擬電文，打電話聯絡人同意簽署。這時，陳秀惠用電話取得了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的同意，玉山神學院院長楊啟壽和副院長童春發以下的教授、學生幹部代表也同意簽署。學界、新聞界、文化界的朋友也紛紛慨然允諾。同時高神父也取得天主教嘉義教區主教林天助的同意。

在壅擠的小客廳，我們默默地感受到不分教派、種族和膚色的這一份團結的喜悅。最令我感動的是小說家王禎和，他因患癌症病臥床上，說話困難，卻不忘記叮嚀我們：「救救這個孩子！」我們的心情哀傷，

但卻同時在心中洋溢著溫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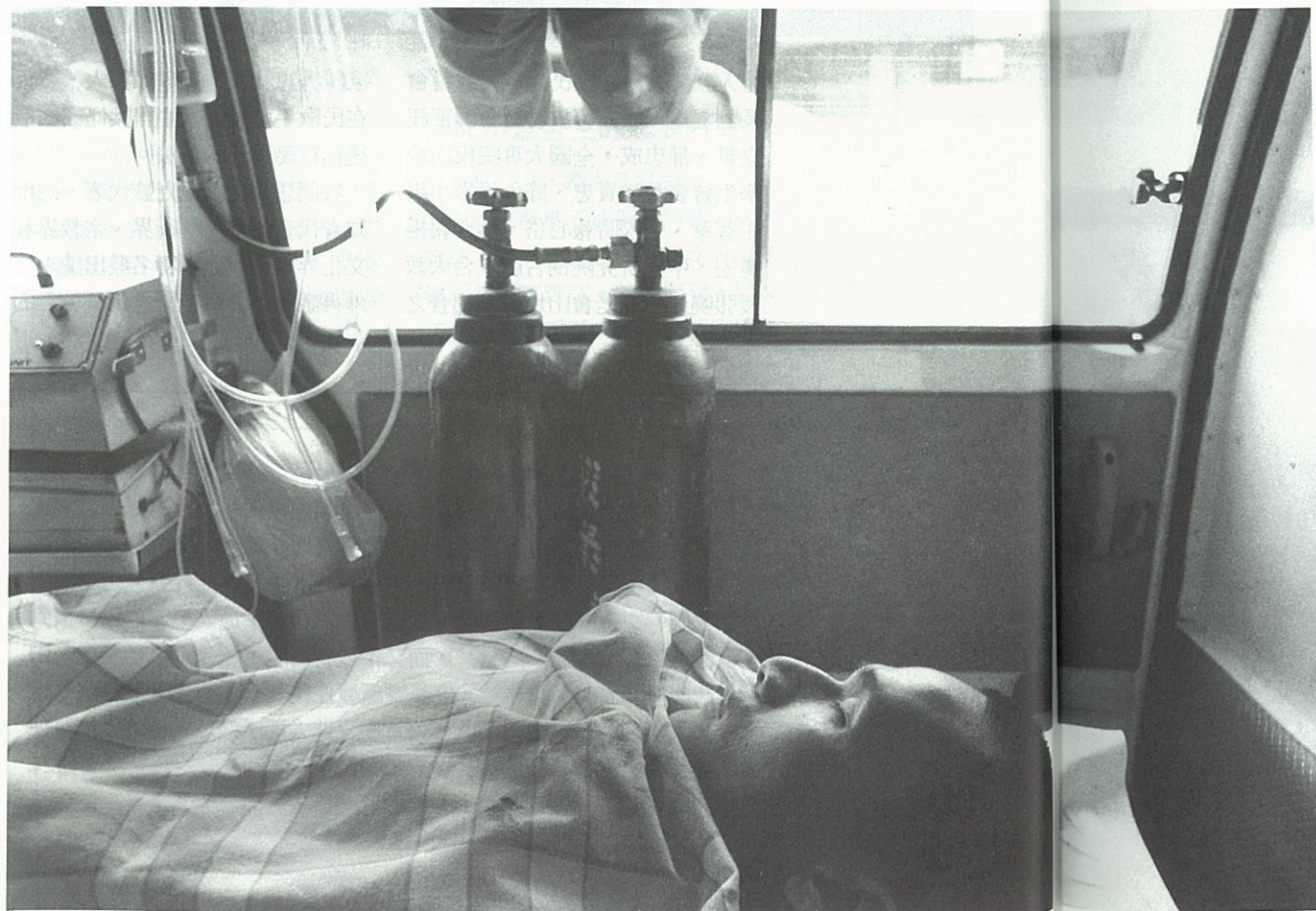
有些朋友這樣主張：「為了緊急援救，應該採取比較強力的訴求，第二天到立法院請願。」湯伯伯始終沉默。最後，他這樣說：

「對於大家的關切，我的感激，無法用語言來表達。但是，請願一事，我考慮到苦主家人的心情。我個人覺得，不應該這樣做。英伸是我鍾愛的孩子，但我這時卻不能不為苦主的悲哀著想……。」

大家沉默了。

從去年5月到特富野採訪，一直到现在，我看見湯家夫婦極高的人間品質。在愛兒失足的傷痛中，湯伯伯和湯伯母始終保持著一種溫慈、尊嚴與禮貌。即使到了現在這時刻，他惦記著次日到長庚醫院社工部辦手續，準備完成英伸將器官捐贈給

湯英伸的臉上，慢慢的沁出汗水。原住民林文正伏在車窗前致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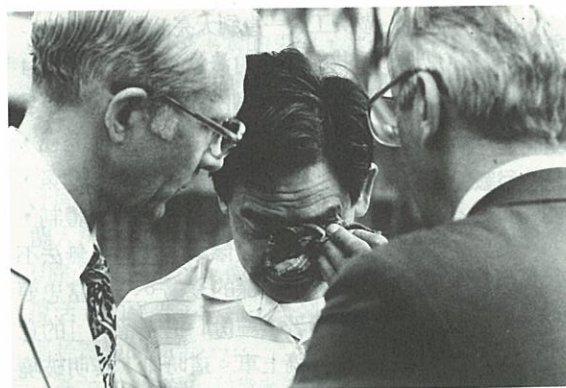
社會的遺志。

心岱說，「此時此刻，英伸已經不是您的兒子。他是我們社會大眾的孩子……。」

大家都跌入這句話的背后隱含著的深意。心岱，一位身上散發著母性慈藹的記者，去年8月，她曾經一個人發動募捐想要買下兩大報半版的廣告。標題，她已經構思妥當：「湯英伸案，假如您是陪審團！」胡台麗說，她願意為曹族的向上，做任何事情。但她覺得湯伯伯的意願，應該受到尊重。我們擱下起草文件的筆，默默地凝視著湯伯伯不能不說是高貴的、動人的人間風格，暗中驚訝不已。

我們都覺得湯英伸有罪，我們都覺得苦主家庭的慘變，令人震悼。但我不禁覺得自己的眼眶裡，燃起了呼赤赤的兇光。不禁地，在心中責怪湯伯伯的人格。

但我們都祈禱曹族少年湯英伸能有機會存活下來，凝視他的過錯，凝視自己刑餘的生命。我也曾默默許下心願，假如英伸果真獲得緩刑，我可以等待他坐牢出獄以後，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來追蹤報導他重



新再生的心路歷程。我甚至幻想，他一定會成為聖芳濟教會的弟兄，用愛與希望去走完他贖罪的刑餘的生命。這是最高形式的美，我始終深信不疑，英伸的生命底層，飽含著這種質性很美的性格。然而，誠實地說，今晚幾乎沒有人對這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抱著發生奇跡式的希望。

我們11日深夜的最後工作，是寫一則廣告稿，呼籲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延緩死刑。我們想到的廣告標題是「槍下留人！」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在下半夜慨然允諾給我們半10批的廣告版面。這項消息，使人振奮感激。張富忠和我連夜發打，

整整的一年，湯保富第一次流下了眼淚。他用最沉默的哀傷，抹去眼角的淚痕。

王津平（語言教育家）

我是個教育工作者。我相信人在良好的社會條件及良好的教育下，都可以成為有用的好人。

湯英伸的個人的錯誤也是我們教育不良的錯誤，是我們社會條件不良的錯誤，是我們還沒有積極參與、改造社會的錯誤。

如果湯英伸不知悔悟，我們不必為他說話；既然他已深深悔悟，他又那麼青春年少，為什麼不給他機會？為什麼不讓他用更積極的方式，用他勤奮的工作，用他愛心的實踐——包括對苦主二個孩子的照顧，來贖罪？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不能以更積極的教育，而不是報復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悲劇？

鍾喬（詩人）

湯英伸在重重的鐵窗後面，一定也看到了那黎明時乍現的曙光罷！我們多麼期待在社會正義，人間法律的面前，這曙光仍將灑落陰寒的牆角。只因，我們相信，我們有著難以言說的寬愛……

做美工，一直到天亮8點才完了稿。

我們預測槍決執行日可能是14日清晨，只剩兩天的時間。「但我深深感到，冷漠成性的我們自己，使山地社會快速崩解的原住民政策，僵硬不肯理解年輕人的教育體制，都無法逃避這慘案的责任，無法不分擔一份最深的哀傷。」張富忠要我手捧著這一份「槍下留人」的意見廣告稿上車。這時刻，黎明破曉了，車子正好路過建國北路，去年1月，英仲曾經站在這巷子口等候一名警察，來帶領他去警察局自首，可惜，這名警察失了約。

意外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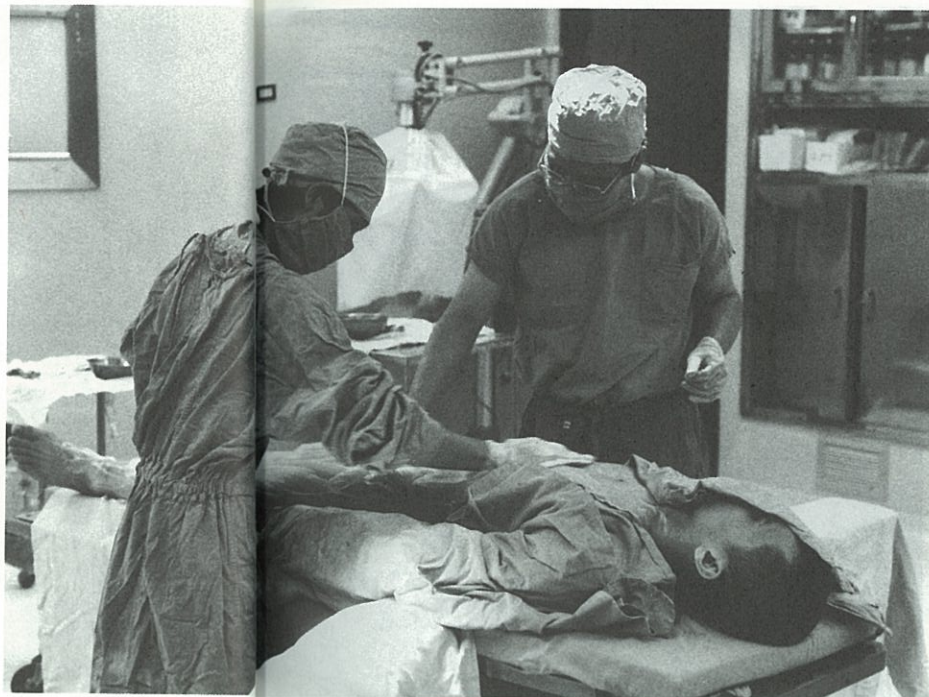
5月12日，早上10點鐘。

我離開自立晚報館，趕到懷寧街南國飯店，準備陪同湯伯伯到林口

長庚醫院社服課辦理英仲的器官捐贈手續。昨夜，鍾俊陞、范振國、張曉春教授和蔡中涵立委都分頭展開了救援工作，至今情況不明。今天早上，一切的聯繫以王菲林和邱晨為中心。

10點25分，蔡中涵立委打電話到南國飯店，表示林洋港院長正在開會，暫時無法面呈這件緊急事件。10點30分，我打電話回雜誌社，王菲林表示要我快速趕回去，準備向台北濟南教會翁牧師親面報告。王菲林說，「翁牧師答應試著向總統府面陳這件事！」

放下電話，我第一次感到這是意外的希望，決定再次懇求湯伯伯暫緩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救人要緊！」我說。湯伯伯的臉色凝重，徹夜失眠使他深峻的眼神蒙上一層



湯英仲被送到手術檯上，施洗全身消毒，兩名醫師正準備進行「骨骼、皮膚」的移植手術。
(攝影■蕭明發)

的束縛吧。這個牢緊的束縛，當面臨著死亡時刻，更加使人百感交集了。

我突然覺得很慚愧，下決心不再汙辱湯伯伯的高貴的心靈。如果一個人決心樂意接受死亡，那麼，一切的欺騙、壓榨、侮辱和苦痛都會復活；如果麥子不死，子彈與淚痕都是短暫的痛苦……

李文吉、湯伯伯和我坐上計程車。因為長庚醫院的陳小姐已經打電話來催促，我們沒有剩餘的時間去猶豫。（同此時刻，汪立華已經拍電報到總統府，王菲林和鍾俊陞趕往台北濟南教會。）

「請接台北龜山監獄總務課；我這裡是長庚醫院。嗯，湯英仲這個孩子，他說，願意把器官捐贈給社會……。」

「繳一份家屬和受刑者同意書就可以，好！24小時內通知家屬。」電話的那一頭怎麼說？我無法知道。但我彷彿知道那邊是槍聲的方向，內心一陣毛骨悚然與哀愁，畢竟，此時此刻，我們欣然接受了。

坐在泌尿科辦公室，陳小姐正在和龜山監獄、土城看守所聯絡。她

哀愁。

「我只是想安靜的帶走我的孩子，辦完英仲的遺志。」湯伯伯說。打從昨夜，我便一直思考著這個問題，一個被壓迫百餘年的民族，從而在漢族人的社會中從來沒有發言權的人，他們的手和腳，他們的思想與希望，一時候也掙脫不開這一層層



移植手術仍然進行著……湯保富坐在醫院的水池邊，頷首沉思。他又喃喃地說：「子彈打進去，很痛吧！」

張曉春（台大教授）

做為一個社會學家，我要強調：不認真思考湯英仲衝動殺人的社會因素，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在搶救湯英仲這一條有用的生命，不盡一分心力，這個社會不給湯英仲重新做人的機會，就是一個不人道的社會！

莫那能（排灣族詩人）

我眼睛瞎了，但我彷彿看到湯英仲徘徊在死亡的門口。我看到了山地九族的悲劇的縮影就在湯英仲身上。如果人間還有寬容，讓這人間的寬容在湯英仲身上表現出來，讓被寬恕的湯英仲成為我們民族團結的一座橋樑。

金恒煒（當代總編輯）

我反對判湯英仲死刑——我反對我們社會體制中仍有死刑的存在。如果我們的法律仍停留在「同態復仇法」，或以為死刑足以戢止犯罪率的上升，那麼，人類的文明實在沒有進步。讓湯英仲的案子成為廢除死刑的契機吧！

表示：「臺灣的醫學技術只能取到英伸的眼角膜，其他的一切器官捐贈皆會因為血液循環系統功能終止了，而宣告放棄！」

英伸和湯伯伯的遺志落空了。我們感到那是一種死亡無法取代的痛苦。「除非，英伸在腦死的狀態下才有辦法捐贈一切器官！」陳小姐又說。

「有沒有特殊的管道，可以完滿的成全英伸的遺志？」我們一致地向院方提出這個懇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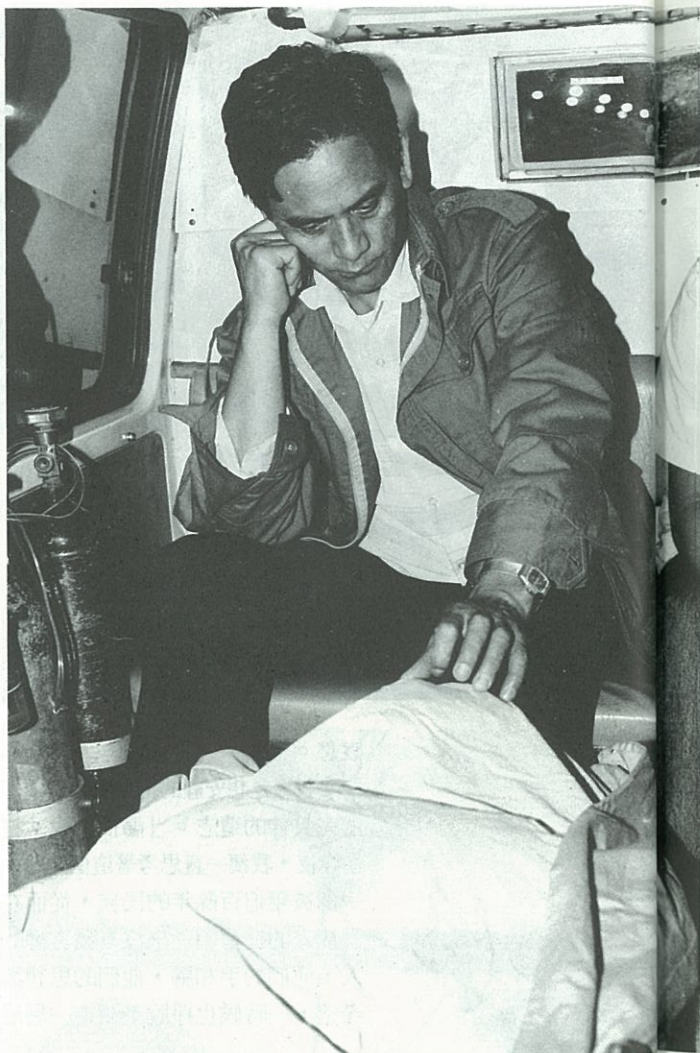
答案是破滅的。一切，都有法律程序給束縛住。人的價值在死亡前夕仍然是法律下的奴僕，由法律支配一切。

人的價值，只是空洞的哀嘆。

下午3點20分。湯伯伯擦下手印。「皮膚、骨骼、眼角膜」幾個字，終於填進了空白表格。「皮膚和骨骼」，是湯伯伯向院方爭取來的。院方說，「這兩項器官遺體，唯一不受到血液循環系統的影響！」

下午3點，自立晚報「槍下留人！」的第一次版廣告，開始出刊上市。

3點半，李文吉要求湯伯伯站在長庚醫院為捐贈遺體的人設立的「



移植手術進行了7個小時。湯保富才終於領到了愛兒英伸的身體。他左手撫愛著英伸的頭，沉入了最動人的冥想中……。

遺愛人間」的告示牌下，拍照留念。一切呼籲和奔走，似乎都接近尾聲了。我們似乎已感到內心一股凜然的肅穆平靜的力量，我們將忍下淚水，心甘情願。

3點40分左右，雜誌社掛了二通電話來。社會服務課馬課長用廣播器呼叫，「湯保富先生電話！人間雜誌官先生電話！」

二通急電。天啊，「總統府來的消息，他們，宣佈湯英伸的死刑暫緩執行！」湯伯伯嚇呆了，他在電話裡喃喃地，一再重覆地說：「謝謝。謝謝你們。謝謝……。」

茫然良久，他眼中溜轉著隱約的淚意。我們匆匆地握手辭別馬課長和陳小姐，坐上計程車趕回台北。很久很久，我們說不出話來。我隱隱地記得，下午，我們坐在長庚醫院的草坪上，討論著要把英伸的骨灰埋葬在故鄉的小山崗。在那麼一座小山崗，英伸可以俯視故鄉的遠山近水。

英伸的死刑，初步暫時延緩下來了。人間雜誌全體編輯和業務人員一片歡呼，幾個同事的眼中閃耀著淚光。王津平老師和陳映真伏在編輯桌上趕稿，范振國和美國那一方面的華籍作家取得聯絡。小說家黃春明從日本來電話，表示「支持一切救援行動」。中國時報心岱和鍾喬也趕到辦公室。湯伯伯在南國飯店接受中國時報和自立晚報記者的採訪。一位自立晚報的讀者打電話來，表示「願意買下『槍下留人！』的廣告，請求湯保富先生同意。」但這位讀者不願意留下姓名。

電話一直響個不停。這個消息，也立即傳回到特富野。

「這個消息，是太大的驚異。這兩天來，我是絕望的。我謝謝人間雜誌的同仁，謝謝從昨天以來不眠不休地為小兒英伸請命的文藝界、文化界各位女士和先生，也謝謝山



地九族，山地知識青年……。」湯伯伯說，「你們無私的幫助，使我十分欽佩。我要特別感謝總統府迅速的關懷，我將畢生無法忘懷……。」

中國時報記者趕到人間雜誌社來採訪，湯伯伯作了以上的表示。陳映真則說：

「兩天來的哀傷、焦慮和疲憊的工作，不但使我們感到我們這個社會還具體存在著人的溫暖與愛，也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正在我們的政治、法律和人文各範圍內滋生著。我感到喜悅……。」

晚上，高神父、陳映真陪同湯伯伯趕到董良駿律師事務所。董律師是本刊的法律顧問，一直堅持英伸合於自首要件，也願意為後續的法律行動做出貢獻。「這是一個律師的職責。」他說，「但最高法院已經判刑定讞，此時此刻，只有法務部最高檢察署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再審權力！」

有沒有「非常上訴」的特別途徑，成為本案最主要的關鍵契機。至於呈請總統予以特赦或減刑？自立晚報記者于智勇說：「當然，總統亦可能依憲法主動行使特赦或減刑。惟就目前狀況判斷，湯英伸尋著非常上訴途徑，或有可能。但獲得再審特赦、減刑的機會，則幾乎不可能。」

「曹族少年湯英伸的靈堂」，奏起了莫札特的安魂曲，胡台麗和汪立華也趕到了追悼會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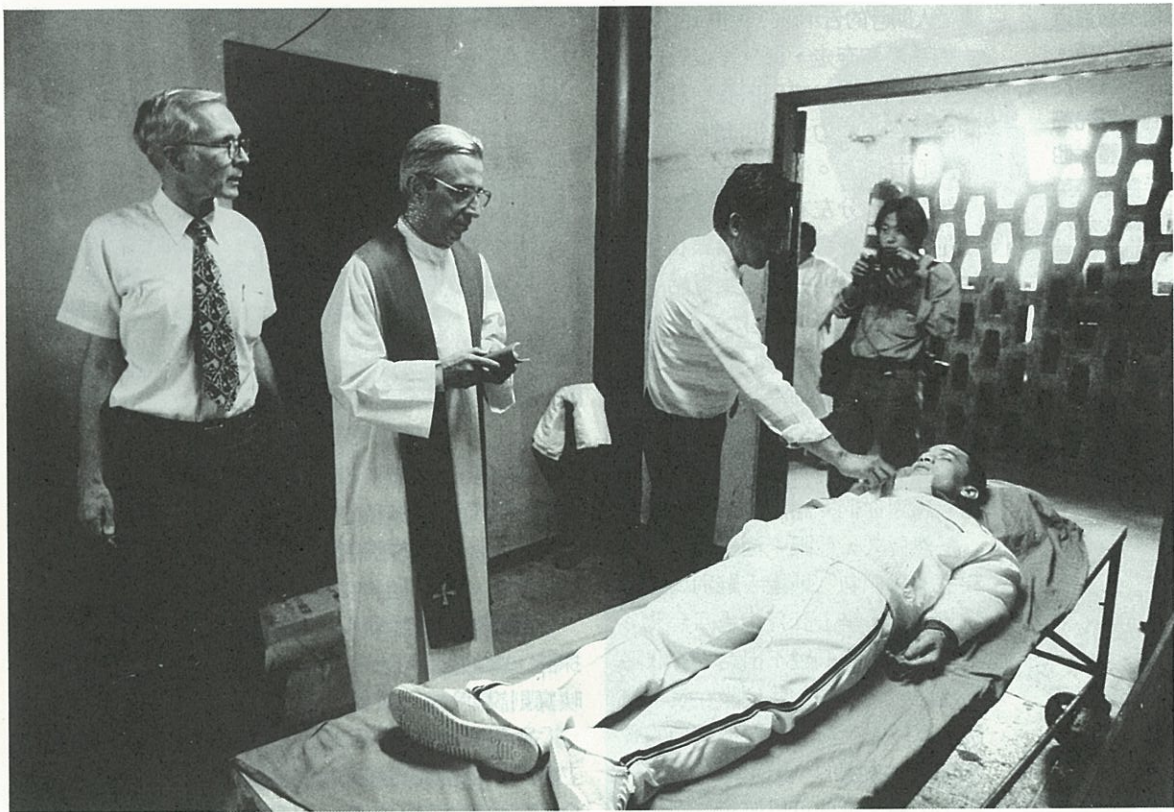
心岱（作家）

從山地到台北城的18歲少年湯英伸，一夜之間跨進了命運的絕路，他不再只是湯家的不孝子，他不再只是刑事個案，他是社會應該面對思索的抽樣。請赦免他，因為他是迷途中的羔羊；請憐憫他，因為他是未及弱冠的年少；請為他聲援，因為只有愛，是唯一化解仇恨、困局的良方。

丘彥明（聯合文學總編輯）

聽到湯英伸即將槍決的消息，心中翻騰著錯綜複雜的情緒。尊重司法的判決是民主法治社會的精神，何況對受害者家屬，我們心中更是充滿最深切的同情。但是，湯英伸，一個18歲的山地男孩，來到台北才9天，他所犯下的殺人案件，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都是特例。所謂「殺人者死」是亂世時用的重典，而在今天，面對這樣一個青年，我們心中豈止是不忍。

今日提筆，竟為「殺人者」說話，是如此沉重的悲傷。



馬神父為湯英伸作告別式彌撒。昨晚，湯保富為愛兒英伸打扮了一身的新裝，他說：「英伸喜歡打球運動，就讓他穿著運動服去吧！」

(攝影■鍾俊陞)

這兩天，大家的心情起起落落。好幾回，已經瀕於絕望的邊緣，又豁然碰到一線生機。今天晚上，參與救援工作的人員仍然不眠不休地趕工、打字。一份題名為「延緩湯英伸死刑執行申請書」，總共有120餘名各界人士聯合簽署，準備明天早上呈給蔣經國總統、李登輝副總統和林洋港院長。申請書上這樣寫著：

「……社會在他自己裡面包藏著許多將來犯罪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犯罪實行的工具而已。湯英伸的悲劇，又一次讓我們深切地吟味了這個犯罪的社會要因論，哀憫震畏者良深。

其次，純就法律觀點而言，各種證據都顯示湯英伸投案的經過，完全符合「自由」的要件。承辦警員鄭茂成，方直堂，均在調查庭中說明，湯英伸未到案之前，治安單位

「只懷疑他是兇手」、「認為他涉嫌重大」。查民國20年上字第1721號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安單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惟犯罪者為何人並未確知」時，得為自首。

因此，我們台灣原住民九族、台灣原住民知識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藝界、學者、宗教界和新聞界共計122人及6家雜誌社，不辭唐突，特別個誠聯名上書。懇切請求鈞座格外再察湯英伸案，採取最急迫措施，延緩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法外施仁，以謀再議的途徑，一則在當前司法革新聲中見寬厚體恤之仁，再則以消弭民族的怨排，促進社會的團結，則為國家與民族的大幸了。」

這一夜，我陪在湯伯伯的床側。他睡得比較熟香，但半夜，還是驚醒過來了。

我要使他復活

5月13日，早上9點鐘。

高神父、莊神父和湯伯伯，三人開車到土城看守所，為英伸作最後安息的彌撒。英伸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受刑槍決以前，必須接受這個莊嚴的儀式。聖若望福音說：

「凡父交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而到我這裡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凡他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丟失，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這是一個肅穆的早晨。晴空下，柵門、崗哨亭，一排排僵冷的牢房，仍然偎依在神的眷顧下，靜靜的矗立著。英伸的本堂神父高英輝特地帶來了一個精緻美麗的十字架，捧在他的手心窩。昨晚，高神父皺著雙眉，告訴我：「對土城看守所，我沒有好印象。因為，我的父親高一生也在那裡被槍決的。」

這幾天，我們沒有絲毫的心情去回憶過去的傷痛記憶。要是有的話，也僅僅在我的內心裡起伏溜轉著……

今年4月19日，我從特富野回到台北，初步結束了有關「曹族三部曲」



的田野調查。我漸漸瞭解到，扭曲的吳鳳神話給這個民族帶來鉅大的歷史傷痛。嘉義縣政府投下1億5千萬元，建設一座華麗的吳鳳廟，卻不肯批准一塊錢貸款給曹族人自力救濟搞起來的合作農場。甚至，一位郭課員說：「你們有沒有辦法保證不賠？沒有貸款，也沒有看見有人餓死！」

山上，最短缺的就是經費。農業凋弊，任何法子都找不到出路。於是，村民搞起了自力救濟的行動，卻又遭到層層的打擊、汗蔑。但是，我們漢族詩人楊牧則把吳鳳歌詠成：「阿里山之神 / 全人類之神」，並

湯英伸的火化遺體，已經捐出了手骨和腿骨。但他活潑美峻的影子，仍然遺愛人間……。

(攝影■鍾俊陞)

詹宏志（作家）

曹族青年湯英伸在台北行兇，除了是一樁殺人案件之外，更是一樁大型的、複雜的、抽象意義的「體制罪行」。這個案件暴露了原住民會長久以來的經濟、政治地位受到事實上的歧視，他們在社會角落中忍受欺凌而求訴無門。如果他犯了罪，整個社會都脫不了罪行。

請先把我們都綁起來，再槍斃他。

邱晨（音樂工作者）

在一年多的報導追蹤過程中，我心中常懷著一絲奇異的悔恨之情。而今湯英伸走了，這個喜歡彈唱，會作詞作曲的，有著豐富才華的曹族少年終於離開人世了，在他闖禍之前我竟無緣與他相識，我有著無比的憾恨。我為他生前留下的歌詞譜曲，一方面是愛惜他的才華，一方也藉著他無盡的後悔，讓年輕人在成長的歷程中能有多一分的省悟。

說曹族人「全部 / 全部都是我接生的孩子。」可是，這一批「被接生的孩子」，究竟淪落到何堪的境地。我們竟罔顧一個民族的尊嚴，去沿襲日本帝國主義所捏造、篡改的吳鳳神話，忍心去讓曹族的代代子孫生活在「吳鳳鄉」這個地名底下，永不能翻身。

50年代初期，曹族又不幸發生一場政治事件。上一個世代的曹族的少壯精英分子，如今，只剩一堆白骨了。我們漢族人從來不能理解這一份民族的哀傷，如何地被曹族人深埋在歷史斷層的深淵裡，現在，我隱隱地感覺，這個曾經讓高神父、湯伯伯年幼時渡過恐怖、震悼和哀傷的記憶，再度復活了。

我衷心地希望：我們的社會如果樂意去瞭解法律以外的各種問題，就必須從這個歷史脈絡上開始。因為，「法律從來就不是自圓而獨立的體系。它來自於社會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函數；同時，它也身負社會文化的使命。」

只有受到屈辱的人，才能默默地吸吮著民族的哀傷與血淚。我們漢族人豈知道，「我們的手曾經是不乾淨的！」這是我5次到特富野採

訪，給我畢生難忘的教育。曹族人從來不曾在我面前控訴，「清朝通事吳鳳佔我們的土地，詐騙交易買賣，殘殺我們杜家30餘名勇士，所以我們才用箭射死吳鳳！」一位杜家人士曾經這樣告訴我，但他的眼神裡，並沒有怨悱。

「怨悱」兩個字，似乎距離英伸非常遙遠。他仍然執意要父親辦理器官捐贈手續。昨晚，他已經寫好了一張最後的遺囑，表示不論如何，希望完成這份心願。

早上，9點40分左右。獄方警員送進來一份「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請英伸捺下手印查收。下一步，就是等待法務部批准下來的槍決令。英伸仍然像往常一樣，早熟、體貼而憂鬱。他默忍著悲苦，不願意再讓父親難過了。

「有兩名彈吉他的朋友陪伴我，」英伸悠悠地說：「也很遺憾，我的小說沒有寫完……。」

湯伯伯再度奔到林口長庚醫院，補辦英伸的器官捐贈手續。由於困頓失神，更由於良心上操慮著彭家苦主的公平待遇，他累倒了。我看著他吞下20幾顆藥丸子，躺在床上，輾轉難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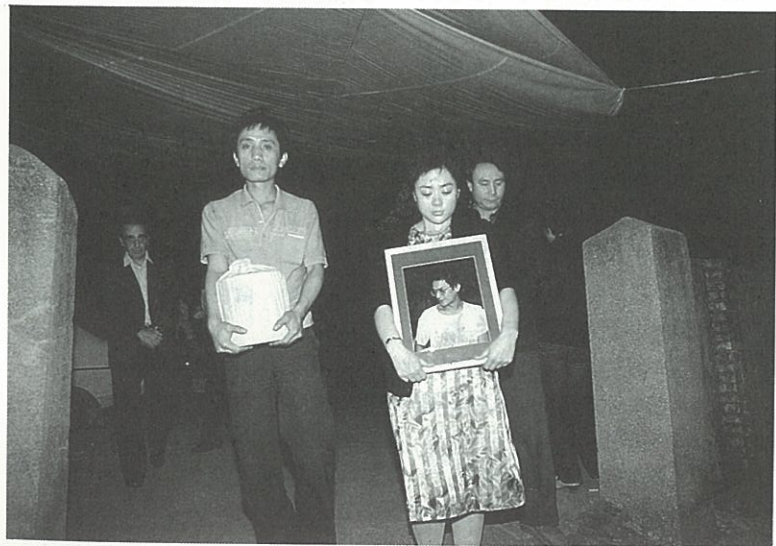


晚上8點，高神父和邱晨趕到了。我們初步地放鬆了幾天下來的焦慮，把話題轉回到特富野山上。邱晨提出建議，他說：「下一季梅子成熟時，我們可以休假一個星期，到山上幫忙湯伯伯採收梅子。」

因為山上的人工短缺，青年人流向都市裡討生活。這個建議，似乎不失為好的辦法。可遠遠比不上山上人家用「輪流換工」和「集耕集營」的方法，來彌補勞力不足。這種從本土性搞起來的自救行動，使

寧靜、肅穆而沒有怨悱的哀傷，在湯家的小客廳內慢慢地滾開了。曹族人默忍著失去湯英伸的悲痛，他們抵死也不肯相信……。

自從離家出走，一頭栽進黑暗的職業介紹所以後，湯英伸終於在族人親屬的護送之下，悄然地回家了。
(攝影■賴春標)



蔣勳（東海教授）

湯英伸的案件，絕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多年來，達邦的曹族背負了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謀殺吳鳳的歷史罪名，是這一個種族幾乎生下來就註定了「原罪」，長期來，在屈辱、犯罪的歷史情節下所受的壓抑，應該從文化、社會的觀點，重新省視湯英伸的案件。曹族沒有殺吳鳳，如果湯英伸判死刑，便是「吳鳳殺人了」。

曾祥鐸（世新教授）

首先，要向受難家屬表示哀悼與慰問之意。其次，這一悲劇的發生，有其十分深刻的個人與社會因素。如果法律的最高目的，並不是單純為了懲罰的話，我們認為可以對湯英伸網開一面。「死生亦大矣！」相信大家都不願意看到另一個悲劇隨之而來。

我聯想到，我們校園中讀了滿腦子理論書籍的進步學生，如果他們願意擺脫一切，下鄉去實踐，或許不失為一個全面搞活山地社會的一條路子。

寬赦，使愛得以完成

5月14日，早晨7點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北車站買報紙。最引起湯伯伯注意的是中央日報一則新聞：「法務部邀集台灣高檢處有關人員，對於湯英伸被判死刑確定一案，正仔細研究全案。法務部表示，若在全案中發現可以提起非常上訴的條件，法務部將指示最高檢察署長石明江提起非常上訴。」

官方報紙發佈的消息，給湯伯伯帶來一份慰藉。至少，死刑執行似乎暫時延緩了。他站在懷寧街口，沉思良久。同時，他也牽掛著鄉公所今天召開的「村代表大會」，負責研考和總務業務的湯伯伯，不得不出席這個會議。因此，湯伯伯表示：「今天必須趕回去開會。」

9點鐘，高神父趕到旅館來辭行。他也是讀了中央日報的新聞以後，才作此決定。



黃春明（小說家）

我曾是個師範生。因此湯英伸案一發生，我就去找「人間」雜誌社，要他們注意這個案件。報告寫出來了。我完全理解湯英伸的挫折和無助感。我回想起來，只要一步差遲，他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想來真是哀傷。我對苦主一家，深為悼惜。但我想少年湯英伸應該給他活下來面對生命的機會。畢竟，教育和社會都應分擔他的罪愆……

陳若曦（小說家）

我在「人間」雜誌上讀過湯英伸的故事，對苦主和湯家同感悲痛。我對省內各界救援湯英伸的努力至為敬佩，顯現我們在人文上的進步。如果湯英伸能救下來，更是我們法律品質上的一大進步。

「這麼做，恐怕不妥吧，倒不如掛一通電話給代表會主席。」我勸阻湯伯伯打消去意。內心裡，卻仔細嚼味著：「昨天晚上，高俊明牧師那邊傳來了樂觀的消息。層次很高、語氣篤定，並且與中央日報今天發佈的新聞，不謀而合。」

「美華報導」雜誌兩名記者來採訪。陳秀惠也打來電話，這幾天，長老會的協助都是靠著她取得聯繫，幫助頗大。她說，「人權律師郭吉仁正試著和你聯絡！」這一年，我陸陸續續地知道，李勝雄律師、蔡明華律師等人，都十分關切英伸的案子。而我自己怠慢懶惰，加上不懂得法律知識，因此錯失各方群策群力的寶貴機會。

下午四點，由郭吉仁律師陪同，我第一次親炙了高俊明牧師的人格風範。長老會總部也為著英伸的救援工作暫時停止了進行的會議，由郭吉仁律師提出募款250萬的構想。我們募款的主要目的是，用愛、寬容與赦免來撫恤彭家苦主，並且幫助生命流離的原住民解決都市生活的調適問題。這一次募款行動，高俊明牧師當場慨然同意，並且允諾由長老會總部發動教友們募



捐。「這是一件令人疼惜的悲劇，同時，我們也必須以同樣疼惜的愛去照亮彭家苦主……」高俊明牧師說。

高牧師也建議我們趕緊去找天主教總部的馬天賜神父。他說：「湯英伸就像是馬神父的孩子一樣。這兩天，他正四處奔走！」

我們討論的另一項議題，則是推荐羅榮光牧師、馬天賜神父和邱晨三名代表，今天晚上前往彭家苦主去慰問。因為，羅榮光牧師曾經向我表示：「希望取得彭家苦主的電話和地址，願意長期照顧他們的心靈。」於是，募款和慰問的工作，同時展開進行。

我並不是有信仰的教友。但兩天

震悼、悲慟，終於使玉董哭倒在父親的懷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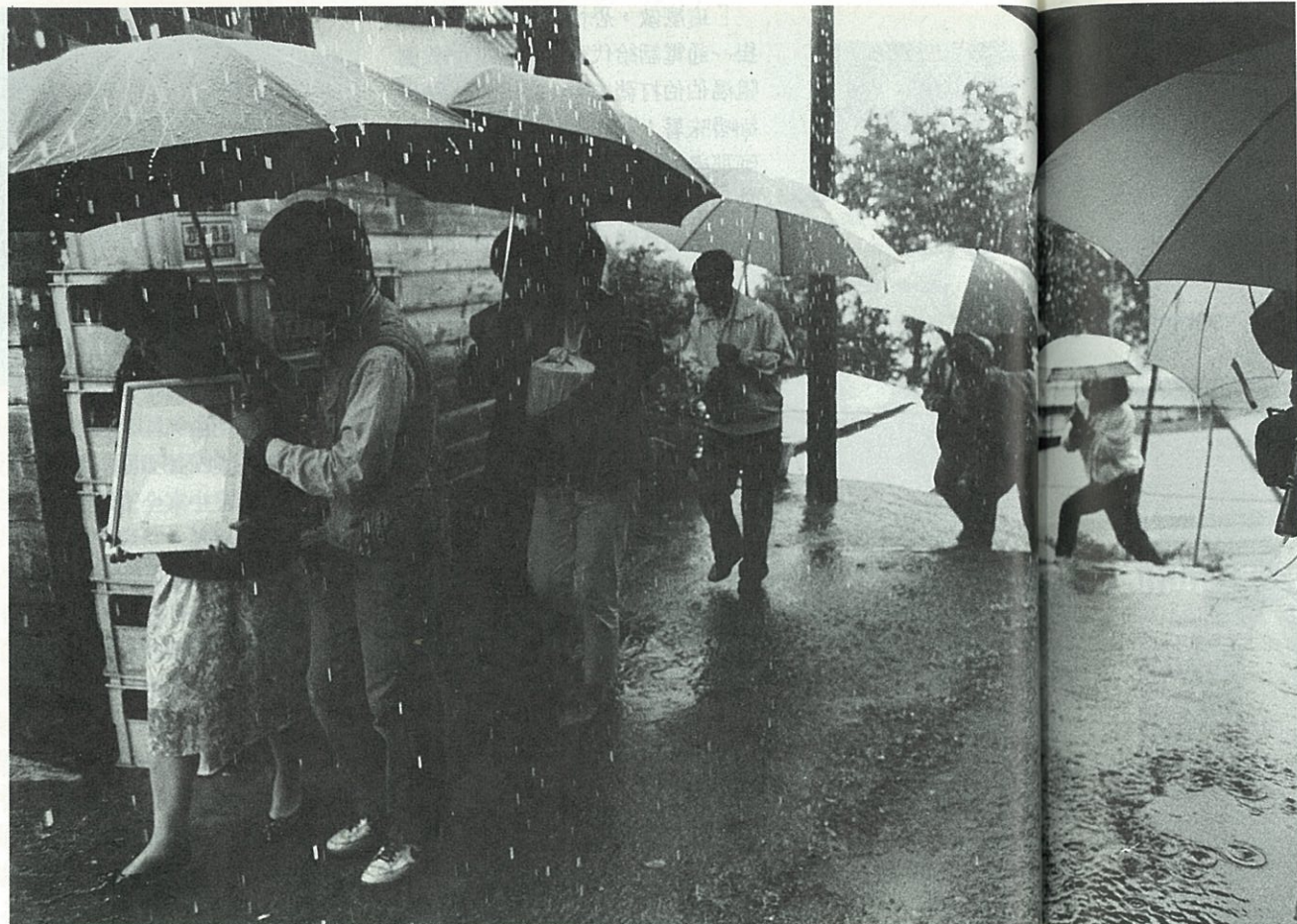
王禎和（小說家）

陳映真告訴我湯英伸即將被執行死刑時，我竟流淚了。我對湯案苦主有至深的同情與哀傷。可是剝奪一個一時酒後挫憤殺人的少年的生命，也彌補不了悲劇。如果不單從命案的結果去論斷，從法的人間性來想，我總祈求奇蹟出現，讓曹族少年還有一個過完刑餘的生命的機會。

尉天驄（政大教授）

湯英伸案顯現出我們當前學校教育、管理的僵化，山地和平地文化、生活的格差，社會繁榮背後對弱小者的犧牲……這些問題。湯英伸和命案苦主，都是這些問題的犧牲者。亡者已矣，這是我們正視我們民族青少年命運的時刻。請讓湯英伸活下去，用愛和哀傷，彌補社會和民族的傷痕。

一場帶有靈性的驟雨，猛烈地下著。年老的族人說：「這是湯英伸來安慰我們的悲傷……。」



的焦慮，失望當中，我深深的感到宗教帶給絕望的人最大的安慰。尤其是光復40年來，只有教會真正照顧了原住民的心靈和窘困的生活。



湯英伸生前疼愛的狗，名叫「福來」，牠今天不食不飲，等著主人的骨灰返鄉安葬。

這一點，台灣的學界和文化界恐怕是要汗顏的。

見到馬天賜神父，他也滿口答應了，但募款工作必須請示中國天主教團主席單國璽。單國璽主席因公務出差到花蓮，由陳映真以電話報告詳細情形而獲得允諾。單國璽說：「用愛與赦免來療癒這個傷痛，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如果你們還覺得我的名字可以用得上，我是答應的……。」

大雨滂沱。臺北街頭和社會各個角落裡充滿著人的溫暖與愛。短短的兩天當中，「我們具體感受到某種激勵人心的新的東西！」陳映真握緊郭律師的手，反覆地說著。這兩位人權鬥士，終於在不同的人權崗位上增進了彼此間更深刻的友誼。同時，我們也為著天主教和長老會

的正義合作，感到萬分激動和喜悅。

下午6點。人間雜誌同仁恰恰好正忙著趕作業，開會，打電話聯絡海內外作家學者，並邀集聯名簽署。不料，卻接到三通電話。電話裡說：「總統府來的消息，湯英伸已經沒有希望！」

編輯室內，大家都沉默了。

這幾天，我們已經忍受慣了起起落落的變化。但手頭上的工作卻怎麼也進行不下了。如果，湯英伸終究無法免於一死。那麼原訂的募款計劃必然受到一定的影響。這瞬息萬變的景況，我們在這道義責任上必須向郭律師、單國璽主席、高俊明牧師提出說明和報告。否則，明天又將是如何的後果？

電話鈴響——

「好消息。彭家苦主明天早上9點願意召開記者會，公開向社會宣佈：他們願意赦免、原諒湯英伸……。」邱晨在電話裡激動地說著。這個令人悲喜交集的消息，使我震動。但我怎麼啟口，告訴邱晨：「英伸沒有希望了……。」

湯伯伯仍然苦守在南國飯店。中國時報記者明立國和胡金山正陪著他聊天。

馬神父、郭律師、邱晨、羅榮光牧師、陳映真和幾位天主教修女，在編輯室內舉行最後一次的會議。大家仍然決定照著原訂計劃進行：「郭律師明天一早就去提款50萬，長老會也提款50萬，先湊足100萬元給彭家苦主。」這是初步的決議。然而，坦白地說，大家的心情相當沉重，竟也不再那麼理會總統府來的消息。這時，我向列席者報告四家報社傳來的最近消息：

「大華晚報今晚發佈新聞，湯英伸的非常上訴已經被法務部駁回。聯合報和中國時報記者今天去採訪的結果，表示法務部沒有作任何公開性的透露，並表示明天開會再審。民眾日報記者則表示，非常上訴可能沒有希望！」

另一位年輕導演朋友則打電話來說：「影劇圈子的消息透露，明天清晨5點鐘，湯英伸在土城看守所執行槍決！」

董良駿（律師）

在湯英伸案二審之後，我受到「人間」雜誌和湯家的囑託，參與為湯案義務辯護。對於高院三審判決湯英伸死刑，十分詫異。因為在75年7月23日湯案上訴高院理由狀中，我曾指出更審前高院曾傳訊承辦刑警鄭茂成和方直彥，問湯英伸到案前，他們是否已確知湯英伸為兇手。鄭茂成答：我們只懷疑湯英伸是兇手；再問方直彥，方答稱：我們認為湯英伸涉嫌重大。又案卷中顯示，台北刑警單位電嘉義分駐所所長，亦告以湯英伸「可能涉嫌凶案」。據此，在湯案初審至第一次上訴高院期間一切案卷均顯示湯英伸到案之前，有關治安機關均未確定湯英伸為兇手。

查二十上字第一七二一號判例，自首要件上涉嫌人未自首投案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犯罪為何人並未確知」為要件。又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對於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謂之自首」。無論如何，湯英伸應完全符合自首要件而減其刑。

在同輩的表哥、表姐、妹妹的護送下，湯英伸的骨灰準備入土了。



我們商議的結果，判斷最後這個消息可能是錯誤的。不論如何，我們總是默忍著焦慮，願意朝著愛與寬赦的方向去設想。我們也信賴著我們的社會有能力去療癒創痛。

不少的朋友都趕到了。擁擠的編輯內，瀰漫著一股焦慮和沉默。賴春標、鍾俊陸、李文吉、藍博洲、李三沖、傅島、王智章等人，正圍繞著執行編輯范振國一齊討論，大

家會商著如何應變明天的緊急狀況。午夜兩點，賴春標和傅島趕去土城看守所；鍾俊陸負責長庚醫院和彭家苦主的記者會；藍博洲守在雜誌社，負責一切聯絡；李三沖和李文吉陪侍湯伯伯。我負責募款廣告稿的完稿工作。

一切安排，只有最好與最壞的打算。我們祈禱，希望英伸能夠平安地渡過這個夜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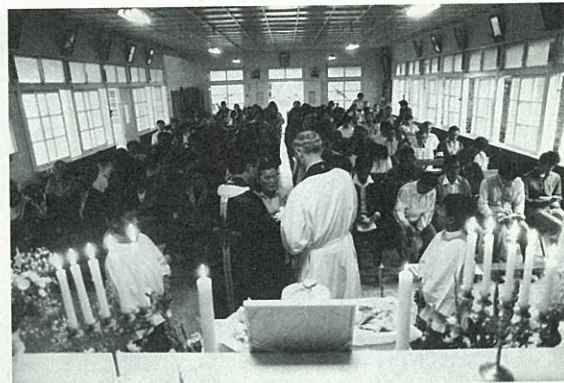
美麗的故鄉，等著你……

5月15日，破曉黎明。

風聲，呼赤呼赤地刮著。高聳的圍牆旁邊，三位早醒的老人站在人行道，擺動他們的肢體。鳥聲開始鳴叫了，崗哨亭裡，站著一個悚忽、靜止不動的黑影。錄影機的伸遠鏡頭，正從路邊的高樓上，朝下俯拍著土城看守所的內景。時間是清晨5點半，突然，第一聲槍聲劃破了冷涼的空氣。悶悶的槍聲，一直傳到對面的遠山，相隔第38秒，傳來第二聲槍響……

（4點半，湯伯母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5點，湯伯伯接到一通無聲的電話。）



6點40分。湯伯伯才接到土城看守所打來的電話，他們說：「您的兒子在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請您去領回屍體。」

湯伯伯踉蹌地跑下樓去。

他一不小心，在樓梯口跌了一交，也不知如何被刮掉了一層皮肉，流著血。不久，他惶惶的影子，消失在清早的台北街頭。我們跑著追他，卻怎麼也追不上了。

他拒絕簽下長庚醫院的捐贈補助費。他為愛兒英伸的純潔的遺志，作最後的掙扎。

「他在裡面……。」

湯伯伯走出殯儀館的冷藏室，喃喃地對我說。

他的手裡，握著英伸最後領洗的

鐘聲敲響了。特富野天主堂為湯英伸舉行最後的追悼彌撒儀式。整整的一年，不眠不休地照顧著湯英伸的牢獄生活和心靈工作的莊神父，他說：「我們感謝湯保富夫婦，為我們的社會培育了一個這麼好的青年。他的痛苦，給我們帶來了恩典……。」

」（攝影■鍾俊陸）

王智章（綠色錄影小組）

從社會關懷的角度來看湯英伸案，可以說是人口販賣問題下的一件悲劇。

今年1月10日，為了抗議雛妓存在的事實，由三十幾個包括原住民婦女、宗教團體發起的華西街彩虹遊行，普遍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切。

湯英伸案更暴露了職業介紹所人口買賣問題的嚴重性。十幾年前，許多朋友所共同的可怕經驗，現在是更變本加厲進行著，那些成天守候在台北車站的人口販子，對北上謀職的懵懂少年進行的誘拐恐嚇的事實。那些列了不實誇大的報紙廣告，滿懷希望尋址找到陰暗破落巷弄中的職業介紹所的無知少年到底有多少？在這個社會我們看不到的角落裡到底有多少的孩子，正在忍受非人性的折磨和摧殘？

希望這次救援湯英伸的行動，能夠讓社會大眾認識到人口販賣的嚴重性。同時原住民同胞佔受害者比例之高，更是所有關切原住民的人士應該嚴肅去思考的問題。



湯保富的手心窩裡，握著一個聖體十字架。他喃喃地說：「耶穌是他受刑時唯一的親人。」

聖體十字架。聖體的頭像，曾經被英伸在受刑時猛力地扭歪，祂，垂愛著人間流離悲苦的雙手，釘在十字架上。似乎就在這時刻，仍然遺

留著愛兒英伸的體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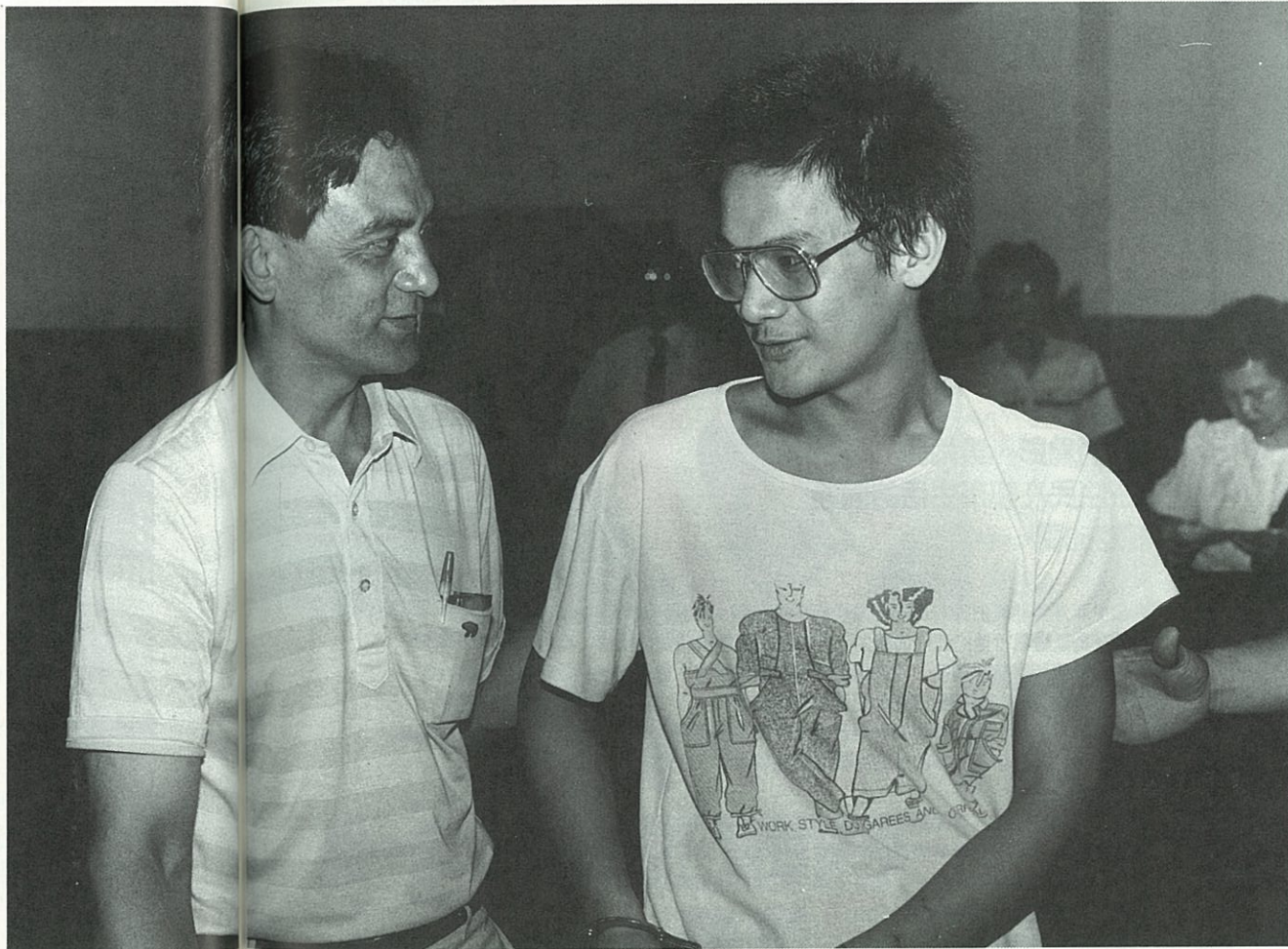
「耶穌，是他臨刑前唯一的親人。」湯伯伯說。

於是，他開始流淚了。他一個人，抹去眼角的淚痕。

第一殯儀館安順廳奏著哀樂，我們的朋友卻獻給英伸一首莫札特的「安魂曲」，黃色小菊花和紫色的花。也有朋友在小紙片上寫下心中的話，心中的叮嚀，陪著英伸一起入土火化。

英伸，你終於可以回家了。前年，11月16日這一天，你留書離家出走，在日記上，你說：「假如說得沒錯，這是別人的學校。我只是在校規下生活，沒有權力改變什麼，也不能怪罪任何人。……儘管如此，我還是咎由自取地往火堆裡鑽，明明知道，只能感受到那非常微小片刻的溫暖，旋即又被熊熊的烈火吞噬了。我還是做了。但我相信，上天不會把活路絕滅的。我把痛苦獻給您們……。」

你的香爐，無聲無息地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據說，這是有話要說的徵兆。安息吧，英伸。美麗的故鄉等你回去。☩



「我們與他同死，也必與他同生。主，求您垂憐，凡父交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教堂內，開始奏起最後一章的聖樂……。

(攝影■蔡明德)

總統蔣經國先生勛鑒

去年元月以來，我們一直密切關切十九歲曹族少年湯英伸殺人案審判的發展。現在，我們得知高院已經在五月八日判決湯英伸死刑定讞，我們都覺得十分震驚和哀傷。

湯英伸純真、熱情，喜歡寫詩，喜歡彈吉他唱歌，是同學心目中的好朋友，是很愛護團體榮譽的體育健將，是族人眼中的好子弟。對學校訓育人員來說，他犯過抽煙、單

車雙戴、打麻將的錯誤，卻因而受到留校察看的處置。他於是申請休學，決心到台北打工。不幸這毫無社會經驗的少年，一頭栽進了黑暗的傭工介紹所，受到欺騙、訛詐，終於在酒後激憤下，造成三命慘案，自首到案。

為了使您進一步理解少年湯英伸這個人和他的背景，以及整個悲劇形成的過程，我們特檢附「人間」雜誌第九期（七五年七月號），其中有「不孝兒英伸」這篇引起廣泛

迴響和關切的報導，蒙請參考。

我們為苦主彭家三命的慘案，深深感到哀痛。

但是我們也覺得，從湯英伸的生命史來看，他是個秉質純良優異的山地少年；從他的悲劇形成過程來看，我們的教育體制缺少對青年的理解與愛護，山地和平地在文化、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格差，城市傭工介紹所與介紹制度的欠缺管理，都是造成這個駭人聽聞的悲劇的重要的組織部份。西洋有一句極富啟

發意義的名言：「社會在他自己裡面包藏著許多將來犯罪的萌芽。從某種意義上說，準備犯罪者是社會，個人只是犯罪實行的工具而已！」湯英伸的悲劇，又一次讓我們深切地吟味了這個犯罪的社會要因論，哀憫震畏者良深。

其次，純就法律觀點而言，各種證據都顯示湯英伸投案的經過，完全符合「自首」的要件。承辦警員鄭茂成、方直彥，均在調查庭中說明，湯英伸未到案之前，治安單位

「只懷疑他（湯英伸）是凶手」、「認為他（湯英伸）涉嫌重大」。查民國二〇年上字第一七二一年判例：涉嫌人投案前，治安單位，「雖已知犯罪事實之存在，惟犯罪者為何人並未確知」時，得為自首。有關詳細之論證，蒙請參閱所附董良駿律師辯護意旨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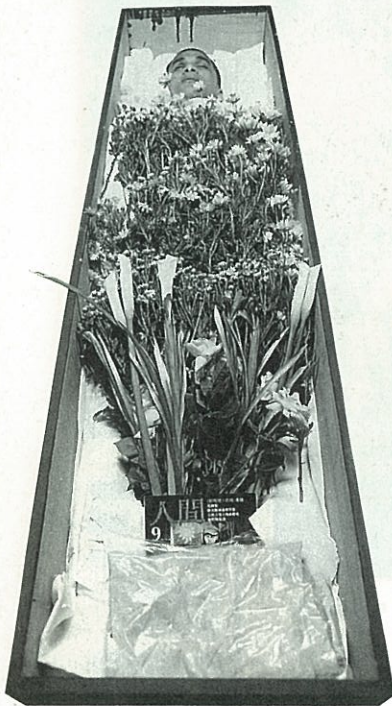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台灣原住民九族、台灣原住民知識認青年和我省文化界、文藝界、學者、宗教界和新聞界共計一百二十二人及六家雜誌社，不

辭唐突，特別個誠聯名上書如上，懇切請求

鈞座格外再察湯英伸案，採取最急迫措施，延緩迫在眉睫的死刑執行，法外施仁，以謀再議的途徑，一則在當前司法革新聲中見寬厚體恤之仁，再則以消弭民族的怨怏，促進社會的團結，則為國家與民族的大幸了。

簽名人（略）

因為後悔需要寬赦，
因為寬赦使愛得以完全。
而社會需要因愛而反省，而新生……



湯英伸死了。
讓我們為彭、湯兩家
及原住民在都市生活的調適
捐款250萬……

曹族少年湯英伸終於在5月15日凌晨被執行死刑。一直到執行前的深夜，我們在為延緩執行他的死刑而努力，以期全社會能有時間從法律、社會、文化、教育和宗教等角度，深切再思湯英伸案的意義，從而因寬赦湯英伸而使悲劇造成的創傷得到赦免和愛所帶來的傷癒。

儘管全省宗教界、文化界和知識界對挽救和寬赦湯英伸，做了高度關切而持續的努力，少年湯英伸的死刑終於被迅速執行了。我們感到深切的失望、哀傷和遺憾。

就在5月14日晚上，苦主彭阿升先生在我們所代表的社會的關懷下，表示在合理情況下願意對湯英伸寬恕。這寬恕使彭家、湯家和我們的社會從仇恨、哀傷以及堅決不肯進一步理解少年的犯罪背後複雜的社會和文化條件加以理解的執拗之束縛中得到自由。

現在，我們以悲傷而嚴肅的心情公開呼籲：為了照顧苦主彭家的兩個孤兒，也為了對湯家表示哀矜之情，讓我們展開以新台幣貳佰五十萬為目標的捐款，由中國天主教會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組成的最善管理委員會，執行對彭、湯兩家的捐贈。

後悔的人需要寬赦。寬赦使愛得以完全。而愛正是使包括湯、彭兩家在內的全社會，從本案帶來的仇恨、憤怒和傷慟中，得到和平、自由與安慰。你的捐款將直接有助於我們的社會因愛而反省，而新生。

●捐款期限
即日起至6月30日止

●捐款辦法
(一)自由選擇向①「人間」雜誌社；②中國天主教會團秘書處；③台灣長老教會總會認捐。

(二)郵政劃撥帳號：

- 人間雜誌社
- 中國天主教會團秘書處

劃撥帳號0016761-6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10552光復南路32巷34號 捐款專線：(02)7711295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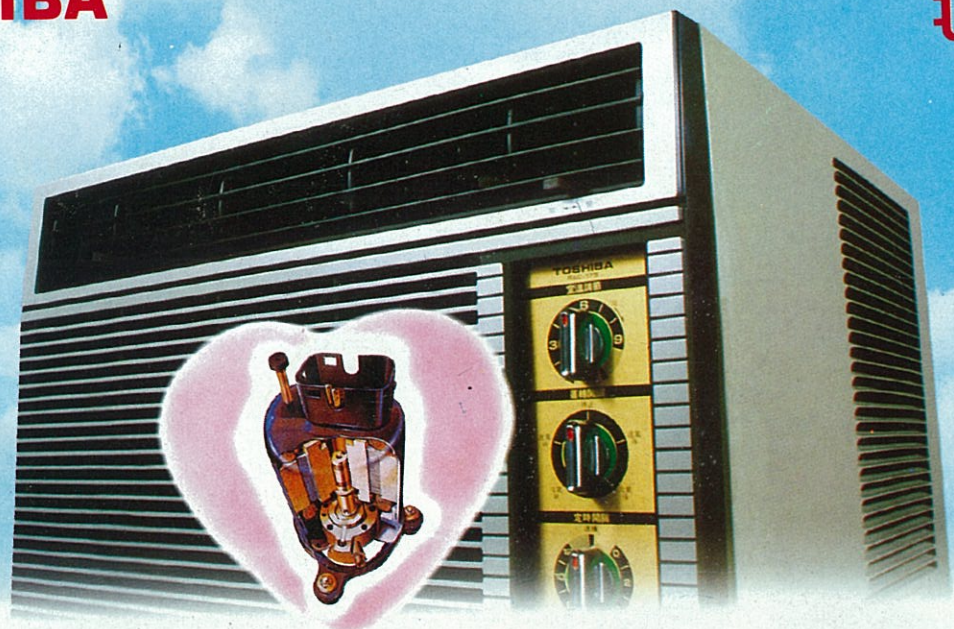
劃撥帳號0002157-3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69巷3號 捐款專線：(02)3935282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請註明湯英伸案受害者家屬善款用)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捐款專線：(02)7006304・7040061

- 單國璽 (中國天主教會團主席)
- 林天助 (中國天主教會團區主教)
- 馬天賜 (中國天主教會團辦事)
- 高俊明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
- 林建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幹事)
- 羅榮光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道幹事)
- 王禎和 (作家)
- 白先勇 (作家)
- 李喬 (作家)
- 李昂 (作家)
- 林懷民 (舞蹈家)
- 吳晟 (詩人)
- 陳若曦 (作家)
- 陳映真 (作家)
- 高信疆 (作家)
- 黃春明 (作家)
- 蔣勳 (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 葉石濤 (作家)
- 尉天聰 (政大中文系教授)
- 吳念真 (作家)
- 小野 (作家)
- 李鴻禧 (台大法律系教授)
- 林俊義 (東海生物系教授)
- 胡台麗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 胡佛 (台大政治系教授)
- 張忠棟 (台大歷史系教授)
- 楊國樞 (台大心理系教授)
- 蕭新煌 (台大社會系教授)
- 張曉春 (台大社會系教授)
- 黃光國 (台大心理系教授)
- 柴松林 (政大統計系教授)
- 李敏勇 (作家)
- 李魁賢 (詩人)
- 楊青矗 (作家)
- 曾心儀 (作家)
- 鄭燭明 (詩人)
- 郭成義 (詩人)
- 施善繼 (詩人)
- 王拓 (作家)

TOSHIBA



憑「心」而論

唯一忠於原廠設計・台台採用 **東芝原廠進口** 鑽石心臟
免費**5**年保證

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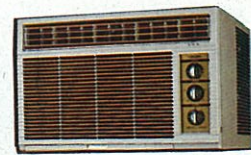
- SGHC第3代合金化鍍鉍超耐蝕鋼板
- 省電睡眠定時裝置，節省不必要的耗電
- 內螺紋銅管及波浪形散熱片，強冷、省電
- 氣冷、水冷、霧冷三重冷卻系統，冷房效率高
- 微電腦控制系統，全自動四段運轉
- 卡式濾塵網，拆洗容易
- 風向自動調整



旭光高級涼風扇
贈送中，6月底止。



RAC-175(W)



RAC-225(PW)



RAC-165G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有健康的身體，尤其要有強健的心臟，才能夠接受嚴格的考驗，展現出力與美的一面；選擇冷氣機，也一定要堅持選擇好的壓縮機，因為壓縮機之於冷氣機，就如同心臟之於人體一樣，外表美觀還是其次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最好的心臟；東芝旭光冷氣機每台都是採用東芝原廠進口鑽石心臟壓縮機，效率高、壽命長，搭配新穎的外觀，充分流露出力與美的優異特質，我願意鄭重地向您推薦這一部出色的冷氣機。

1986年亞洲健美小姐
中華民國健美比賽輕量級冠軍



東芝 旭光 冷氣

總代理
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北區：北市民安路一段23號2F (02)5434321
 東區服務中心：竹圍鎮光明路218號 (036)368135-6
 新竹區服務中心：新竹市光復路202號 (035)776335
 中區服務中心：台中市北區港路231號210之18號 (04)2204311
 南區服務中心：嘉義市北港路1號 (05)2232861-3
 台南區服務中心：台南市立人路25-4號 (06)2216768
 高雄區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區三昌路21號 (07)2018248-4
 花蓮區服務中心：花蓮市中山路100號 (09)2543432
 台東區服務中心：台東市中華路二段100號 (09)2010248-50